

我的第一篇文章

黄瑞新

September 28, 2012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道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孔子是世界级的大人，所以，我们不要，也不可能用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每个人。当我将要步入 70 岁的时候，我给 JoyOcean 的年轻网友为我自己做一个“progress report”。我的历程比孔子所说的要晚 2-3 拍（以十年为一拍）：

我在 15 岁时只是一个天真的孩子，我的中学和大学的生活很一般，谈不上“志于学”。在 1972 年回到中关村科学院大本营后，我才开始像一个疯子一样读书。对于一个曾经向往做科学的人，没有比失去 22-30 岁阶段的青春年华更痛苦的现实。我还有点自知自明，所以我非常明白：只有“拼命”才可能有一线希望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一点成果。所以我是“三十而立”志于学”。

阴差阳错，我被逼上梁山。我 30 几岁时的一篇“稻草”，掀起一场波澜。因为“反对专家”，我这个萝卜头被“牛人们”划入“三不”之列。俗话说：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就发誓要另谋生路，做出真有水平的工作，牛人们的打压和训叱只有使我更加暗下决心。从 30 岁到 60 岁，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。美国有名的黑人律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：“我有一个梦”。从 35 岁到 45 岁这十年，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梦，下决心从零开始。我改换门庭，进入研究生院，而后又漂流到美国，从 Johns Hopkins 又转到 MIT。在这三十年中，我从来就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。按孔子的条条，我在 60 岁时，才勉强算是“而立”吧。

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所以名利二字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；按孔子的条条，我在 70 岁时，勉强算是“不惑”吧。我常常想的是：在上帝给的剩下的时间中，我最应该做什么？

孔子对他 50, 60, 70 以后的估价，就只好以后再说了。下面是我的几个小故事。

我的第一篇文章应当是在读大学时写的，大约是 1963-1964 年。在 1960 年代，大学并不要求写什么“Term Paper”。我当时上课学“边界层理论”，按老师和书上讲，平板边界层有两个经典的解，其中包括一个当时负有盛名的郭永怀解。这些解大都是以多项式的形式出现，只是多项式的系数不同。我当时就想：边界层既然有多个解，不同的解一定是各有长处。我曾经自学了点有关最优化的数学，于是联想到：边界层的结也可以最优化。于是我写了一个几页纸的“稻草”，大意是用一个不同的积分约束。因此多项式的系数可以按最优化定出，就可以找到不同的边界层解，而这些解可以派不同的用场。我当时的老师很高兴，说这是个好东西，应当送给郭所长看（郭永怀当时是力学所所长。）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下文。

1965 年我从科大毕业，被分配到科学院力学所。不过，科学院当时也不是真正在做科学；我参加过两年的“四清“工作队，加上八年的文化大革命。文化革命中各种各样的大起大落，真是如红灯记中一句台词所说”人生如梦“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科学院开始大地回春。1972 年秋天，我在”30 而立“的年龄，从远郊区调回到中关村。我当时大概还是没有太睡醒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：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真正做科学研究了。”30 而立“，可以说是命运对我一个极大的讽刺和挑战。离开学校 8 年了，学校所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我开始像一个疯子一样读书。

不过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，我这个最底层的萝卜头是难于出头的。在 70 年代初，由于一次学术的讨论，我接触的当时的一个小小的理论问题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。据我的回忆，大概是一天左右就写成我的一篇“稻草”，就是这篇“稻草”，掀起一场波澜。

虽然我当时写了几篇文章，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并不是什么太好的文章。主要的问题在于：我虽然发现的别人文章中的一些问题，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对青年人的一个忠告就是：如果你发现别人文章中有问题，不必急于去写一个“Comment“。最好的办法是坐下来，好好研究这个问题，找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，然后把你的成果以正面叙述的方式发表。

我的所谓“站得住脚的文章“是在我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 MIT/WHOI Joint Program 以后，在导师的指导下，一步一步的写出来的。当我回想过去的几十年，我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教导。我特别感谢从小学起，老师们就教我要独立思考，鼓励我按自己的方式去尝试，创造。

这么点小事在这里讲，是希望年轻的学者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和才华。无论大师或小专家大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。所以不要好高骛远，宁把自己当做笨鸟先飞，不可自翔兔子睡觉。万事开头难，希望年轻的网友们，从一个简单的小事做起。